

三島由紀夫

MISHIMA YUKIO

自选短篇集
仲夏之死

译者：陈德文

三 岛 由 纪 夫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仲夏之死 / (日) 三岛由纪夫著; 陈德文译.

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2.2

(三岛由纪夫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27-5543-1

I. 仲… II. ①三… ②陈…

III. 短篇小说-小说集-日本-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35281号

MANATSU NO SHI by MISHIMA Yukio

Copyright © 1963 by HIRAOKA Ichiro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.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
through THE SAKAI AGENCY.

图字: 09-2008-490号

仲夏之死

真夏の死

{ [日] 三岛由纪夫 著

陈德文 译

| 出版统筹 赵武平

| 责任编辑 于婧

| 装帧设计 柴昊洲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890×1240 1/32 印张8 插页2 字数116,000

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5543-1/I·3249

定价: 25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21-56135113

目录

香烟 / 1

春子 / 17

马戏团 / 61

翅膀 / 71

离宫的松树 / 87

猜字谜 / 105

仲夏之死 / 127

焰火 / 175

显贵 / 191

葡萄面包 / 219

雨中的喷水 / 241

香 烟

那个匆匆而过的少年时代，对于我来说，实在想不起有什么快乐和美好。“灿烂的阳光照亮每个角落。”波德莱尔吟诵道，“我的青春一概都是黑暗的风暴。”少年时代的回忆充满奇妙的悲剧色彩。成长，以及对成长本身的回忆，为什么必须是悲剧化的呢？对于这些，我至今也弄不明白。没有人会知道。老年的静谧的智慧，将伴着秋末时常有的干爽和明净落到我们每人的头上，到了那一天，我也许会顿然明白过来吧。然而，那时候即使明白，也变得毫无意义了。

每天什么也没解决，就那么度过了。少年时代，连那些不值一提的小事都难于忍耐。少年，丧失了童年的狡黠，觉得可厌。他打算从头开始。但是，对于他的这个“从头开始”，世界又是如何冷淡啊！没有一个人在乎他的行动，总是一次又一次错误地对待他。有时把他当做大人，有时又把他看成小孩子。也许因为他缺少稳定的缘故吧？不，细想想，他的少年时代具有在别处无法得到的稳定，他为着不知对此如何命名而感到苦恼。这就是成长。他终于为此起了名字。成功使他安心，使他感到自豪。但是命名时刹那间

得以稳定的东西，和未命名时比起来，完全变成另一种东西了。不过，他对这一点也毫无觉察。就是说，他长大了——童年珍藏着一个密封而盖上印鉴的箱子。少年千方百计想打开看个究竟。盖子打开了，里头什么也没有。于是，他明白了：“百宝箱这种东西，一直都是空空洞洞的。”从此以后，他非常看重自己确立的定理。就是说，他已成为大人了。但是，百宝箱果真是空的吗？打开盖子时，不是有些看不见的重要的东西逃出来了吗？

这种变成大人的事实，对于我来说，并非一种完成或毕业。少年时代本应该永远延续下去，而且如今不是也在一直延续下去吗？既然这样，我们又怎能轻视它呢？——因为一到少年，我就很难信赖友情。所有的朋友都是傻瓜，使我不能忍耐。学校，这种愚蠢的组织，强迫我们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，硬要我们在有限的几十个无聊的同班同学中选择朋友。在这狭窄的围墙内，聚集着具有相同智慧的数十位朋友，还有每年都拿着同样的教学笔记、利用教科书某一部分开着相同玩笑的老师们（我曾经和B班的同学计算过，看看那位化学老师上课后几分钟开始说玩笑话。他在我们班是二十五分钟后；在B班则是十一点三十五分，也是在二十五分之后）。在这样的范围内，究竟要我学些什么呢？此外，在这个圈子里，大人们命令我单单学习“善的东西”。于是我们学会了模仿炼金术士的处世方法。最巧妙的炼金术士被称为优等生。他从铅里捣出一种奇怪的金属，叫订货人相信那是金子。最后，自己也相信真的能造出金子了。优等生是最熟练的炼金术士。

我对所有的朋友都产生反感，我一味同他们对着干。我一升入初中，对于人人都上的体育课，就感到十分厌恶——高年级同学

为了使我参加课外运动小组，几乎对我使用暴力。我一边瞅着他们粗壮的手臂，一边拼命撒谎：“我……那个……肺门不好……而且……心脏也很弱，时时会倒下。”“哼！”那个歪戴着学生帽、上衣扣子一半敞开来的高年级同学应了一声，“看你那张苍白的面孔，就知道你活不长。不是吗？现在要是死了，什么有趣的事都不知道，太冤啦。我说的是有趣的事啊。”我的身边并排站着表情严肃的同班同学，这时一起轻蔑地笑起来。我默不作声，又瞥了一眼高年级同学卷起袖子的粗大的膀子。接着，我联想到女人，虽说很朦胧，但很丑恶。

对于贵族学校那种奇怪的淫荡的空气——那种难以言传的怪诞的氛围，我一概加以反抗；同时又非常喜欢其中飘逸着的某种东西。我的朋友之中有许多人长着这样的面孔：一但置于平常人之间，就显出那般异样的夸张和阴暗。他们几乎不读什么书，若说他们很无知，却又显得颇为清高。他们对于悲剧无动于衷。他们很幼稚，总是巧妙地躲避着苦恼、激情和巨大的感情波动。即使不得已处于苦恼之中，他们的无为也会很快将其降服，麻木地与之共同生活。这也难怪，他们是那些人的子孙嘛。这帮子人不是用威胁和暴力，而是以具有强大麻痹力的“无为”制服了許多人。

我喜欢在学校周围高低起伏的广阔的森林里散步。校舍主要是在山顶，斜面上都是森林，连接着几条险峻的羊肠小径。山坡的森林里分布着幽暗的沼泽，宛若森林里的湖水都汇聚在这儿，一起仰望着蓝天，又仿佛在这里暂时休息一下，然后回归黑暗的地下。灰暗而沉滞的水面看起来纹丝不动，却于静谧中轮回流转。池水静悄悄地生息，不时使我心醉。我坐在池边的枯树根上，凝望着池水，

落叶梦一般徐徐飘落在水面上。森林深处，传来丁丁的伐木声。秋日里不很安定的天空这时忽然一派清明，像美丽的湖水。数条金光由庄严、辉煌的云端照射下来，丁丁的斧音似乎就是那光的声响。不透明的池水只在光线渗入的部分显现着金色的光晕，获得一点明亮。其中，一片光闪闪的美丽的落叶，犹如水中动作缓慢的生物，悠悠翻卷着沉入水底。这时，我感到，守望着这番景象的每一刹那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。我一直想把那种不得不受众多事务妨碍的伟大的静谧，同我自身自前生流泻而来的令人怀想的静谧，两者合二为一。我感到，这正是我实现这个理想的一刹那。

然后，我沿着池沼边的一条小路，走向森林深处一座古坟似的圆丘。忽然，林间响起山白竹的摩戛之声。躺在树林深处一小片草地上的学生，欠起身子瞧着这里。他们两人是我不熟悉的高年级学生。他们明明是背着老师躲到这里抽香烟来了。学生是禁止抽烟的。其中一个白了我一眼，立即将手里的香烟衔在嘴里；另一个咂着嘴，倏忽瞥了一下绕到身后的一只手。“怎么啦？灭了吗？真没出息。”另一个人根本不睬我，只是狂笑地打趣，因为不常抽烟，不小心呛着了。那个被他取笑的高年级学生，耳根子涨得通红，特地把刚吸上几口的香烟使劲揉灭了。他蓦然抬头看见了我，说了声：“你！”我低着眉头，本想走过去算了，可是我却像兔子一样呆然地站着不动。“过来一下。”“哎？”我的回答自觉有些孩子气，脸也红了。接着，跨过山白竹丛，走到他们旁边。“来，坐下。”“嗯。”说着说着，他又抽出一支烟衔在嘴里，点着了火，然后将烟盒朝坐下的我递过来。我大吃一惊，连忙推了回去。“没关系，吸一支看看，比点心香啊。”“可是……”他亲自点上一支

硬塞到我手中，“不吸火会灭的。”于是，我接过来吸了一口。一种近似刚才池沼的气味和烟火的气味重合到一起了，一瞬间我看到了燃烧的热带树的巨大幻影……我剧烈地咳嗽起来。两位高年级学生对望了一下，笑得前仰后合。眼角里涌出的泪水忽然使我感到一种幸福。这是和他们的欢笑完全相同的幸福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很难为情地笑了，仰面朝天躺在了地上。穿着春秋衫的脊背被坚挺的草叶刺疼了。我把第一次吸的这支香烟高高举起，眼睛半睁半合，贪婪地望着一股青烟流向午后灰暗的天空。这烟十分优雅地升腾起来，凝聚成一团儿，似有若无地飘散开去。那情景宛若清梦初醒，刚刚结成就又白白地化解了……

打破如此麻醉的时间，一个亲切、热情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给我香烟的那人问我。我怀疑自己的耳朵，这不正是我期待已久的声音吗？“我姓长崎。”“一年级？”“是的。”“哪个部？”“还没决定选哪个部……”“你想参加哪个部呢？”我踌躇了。不久，我的冷淡打消了对他投其所好的虚假的回答。“文艺部——”“文艺部！”他一听我如此回答，就发出近乎悲惨的叫声。“你要加入那个部？真没办法，生肺病的才去那个部呢。算啦算啦，你真的要去那里？”我暧昧地笑了，盯着他那十分怪讶的表情。他的态度给了我站起来的勇气。我站起来看着手表，皱着眉头凑到眼前，简直像个近视眼。……“我还有事。”听我说罢，那个一直躺在地上的人坐起身来：“喂，莫非去向老师告密吧？”“没有的事。”我像个公事公办的护士一样回答他，“我去钢笔店……好，再见。”——“这小子生气走了。”我听到背后他们在低声说话，急急忙忙离开了圆形的山丘。那是嘴里衔着香烟的

人明朗的干咳声。不知为何，我很想对着那年轻的声音回头再瞧上一眼。这时，我发现前面的小树林里有一团艳红。我被那里吸引了，忘记了刚才的愿望，然而，这无疑是另一种愿望促使我向那里走去。一不留神，我已经越过了那美丽的红色。我回头张望，一棵小樱树，从上到下的叶子全变红了。在林隙间的日光映照下，红色的树叶玲珑剔透，更加呈现一副人工性的娇美。周围秋光浩荡，犹如透过刚刚打磨的玻璃所见到的一样。我转过头，又迈动了脚步……

——回到家里，悔恨一直折磨着我。不，这是可怕的罪恶。我想到自己的手指还染着烟味，不由一阵颤栗。谁知，一坐上椅子开始学习，别的不安又使我心情烦躁起来。手指的烟味就像《一千零一夜》中的那个被妻子斩断指头的男人的肉汁的味道，擦也擦不干净。这种气味今后肯定使我痛苦不堪。自己即使扎上绷带，戴上手套，坐在电车上，周围的人也会很快嗅出来的，把我当做犯人，白眼相加。这种气味侵犯全身，想隐藏也隐藏不住。一想到那强烈的烟味，我是多么苦恼啊！当天吃晚饭时，我没有敢正眼看父亲。“阿启呀，汤汁洒出来啦。”每到吃饭的时候祖母总是反复提醒，这回听了却觉得惊讶。少女时代曾一眼识破用人是个惯盗的祖母，刚才也一定知道我抽烟了。这可怕的一闪念简直让人难以承受，所以，我为了不让祖母告诉父亲，晚饭后走进了祖母的房间。“哎呀，阿启，你平时很少来这儿的啊。”祖母也不给我回话的机会，拿出森八点心，又去沏茶。然后，竟教我学习《桥弁庆》^①中的歌词：“黄昏粼粼烟波

^① 能乐剧目之一，描写武藏坊弁庆，于京都五条桥上败给牛若丸（源义经），双方订立主从关系的故事。

起，莫非夜间有风涛？”我越发怀疑起祖母来了。

第二天，我一到学校，就感到自己仿佛带着和过去不同的眼光看待一切。这是什么带来的变化啊！我一直想着那支香烟。我平时对那些和高年级学生结伙谈论女人的同班同学，总是抱着轻蔑的态度，现在看来也不过是装装门面罢了。因为我对他们的麻木，渐渐变成对抗了。“长崎君虽然能写这么多好歌（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诗，将诗和俳句等一股脑儿称为歌），可是你抽过香烟吗？”要是他们这么说，我大概不会像以往那样苦恼地沉默，我会对他们说：“我抽过香烟。”——昨晚可怕的罪恶感不但不会和这种一味的逞强发生矛盾，反而暗暗获得增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不由变得快活起来。理科教室里抢座位（不抢最前排，而是抢最后一排）的时候，我一直姗姗来迟，哪里有空就坐在哪里。可是今天一举行完朝礼，我看到跑在最前头的T，便立即追赶，第一个奔了出去。一直坐在第二个好位子上的K（打磕睡也不会被发现），看到我早已坐在那里，说道：“哦，长崎君好厉害呀——那个位子最好。今天可要好好用功啦。嘿，土包子就是不一样。”他很不服气地说。接着，这位被高年级学生起了“活像一副防毒面具”这一外号的K，又遭到大伙的奚落，他气呼呼地坐到最前排和老师面对面的位子上。这一个小时里，K一直置于老师的目光监视之下，大家感到非常畅快。

我午休时从来不打篮球，这次参加了篮球比赛想试试看。可是因为技术太差，忽然被换下了场。我觉得自己辜负了大伙的友谊，随即离开篮球场，又向校舍后院花坛那里漫步。众多的花朵都凋谢了，剩下的只有一丛丛菊花。叶子明显地散发着薄黄的光亮，那样

鲜活地生长着，仿佛只是为了开花。我对着一朵过分精致的花朵看了很久，鲜黄的纤巧的花瓣分布着细细的纹路，看起来大得出奇，似乎一大朵菊花就挺立在我眼前，挡住了我的去路。周围，白昼的虫鸣听起来也使人提不起劲来。因为一直低着头，忽然抬起身子就有点儿晃晃悠悠的。我感到如此热心地盯着一朵菊花实在有些难为情。即便是在森林里无忧无虑地散步，但也很少被一种东西如此吸引。尤其是对着一朵菊花看得入迷，这时候的心情和眺望其他广大景色时完全不一样，无疑有着一种自愧的情绪。我稍稍加快脚步返回校舍，这时，透过稀疏的杂木林，远远可以看到下面那个在静寂的秋日里闪光的沼泽。我想起了丁丁的斧声——想起了从明丽的云隙里放射出来的光的箭矢。与此同时，我也想起了那人爽朗而快活的声音。此时，一种具有非常强烈的、使人动弹不了的静谧的感动，压抑着我的胸间。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爽朗的声音造成的。当我在泽畔仰望云间漏泄的阳光时，我感到自己和前生流泻而来的可怀恋的静谧融为一体了。此时的心境和那时候十分相似，很难区别开来。

然而，随着时日的推移，我已经从尚未染上身的厚颜无耻，以及悔恨和恐怖中解脱出来了，所不能忘怀的只有香烟的味道。不过，这种早已习惯了的烟味，反而比先前更加强烈地困扰着我。父亲吸着雪茄，我站在旁边，看着他那快意的样子，立即感到一种剧烈的恶心。我感到，我仿佛不再爱好那种静谧不动的东西，而是逐渐转向过去一直轻蔑的喧嚣而闪光的东西。

一天晚上，我和祖母、父母一起到城里一家热闹的餐馆去，因为祖母行走不便，回来时车子特意稍微绕了点儿弯路。我从车里

看到了晚秋明丽的街景。祖母和父母坐在后面，我坐在助手席上，眺望车外，司空见惯的市街，今宵格外美好。各种剧烈晃动的红色霓虹灯光，由于过分明亮，使得一扇扇窗户了无情趣，一点儿也不好看，但是一旦集中起来，便获得奇妙的均衡，永不消退，蓦然悬于黑暗的夜空，犹如一轮巨大的永远微妙抖动的梦幻的焰火。我联想到在学校里学到的“梦幻的街巷”这句话来。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景。居民们不知不觉之中已经变成别的东西，不是吗？今天的市街不是明天的市街，明天的市街不是后天的市街……这时，我发现一座船形的美丽建筑，这是一座银白的大楼，不像其他建筑那样闪闪发亮，而是飘浮于烟雾般暗灰色的灯光里。我看到这座大楼时，一团静静的影子升起来了，摇摇晃晃，宛如浮在水面之上。我大吃一惊，将眼睛紧紧贴住窗玻璃。“阿启特别喜欢银座哩！”沉默的母亲忽然大声笑起来了。“他要是迷上银座，那就麻烦啦。”祖母也笑着说道。父亲含着雪茄，似乎也在嘻嘻地笑。我没有应声，神情严肃地一味盯着窗外连绵的灯火。这时，车子向右来个大转弯，那里是意想不到的幽暗的街道。我带着别离的悲愁，将乞求的目光移向黑暗的屋顶远方。高大的建筑上方依然可以看到一派辉煌。灯光犹如渐渐消隐的月亮，沉落到屋脊的背后。于是，朝霞般的烟雾始终布满了天空。

冬季来临了。一天，放学之后，因为要查找国语自由研究课布置的作业，我向委员借了钥匙，走进积满尘埃的文艺部的房间。这里的书箱上摆着精细的文学大词典。我把这本厚重的书摊在膝头上阅读。好容易摊开来，再合上实在太麻烦，干脆连不用的地方都一段段读完了。这时候才发现，迅速沉落的太阳，犹如暗夜里水面

上反照的微光。我连忙收起书本走出了房间。这时，走廊上传来一阵喧骚的笑声和杂沓的足音，一伙人正转弯打这里经过。逆着阳光看不清楚，原来他们是橄榄球部的高年级学生。我行了礼。其中一个人就像撞击一样，用强劲的手臂拍拍我的肩膀。“这不是长崎吗？”他说。没错，这正是那种充满朝气的响亮的声音！我感动得几乎哭起来，抬眼望了望他。“哎，是的。”——这时，大伙一下子哄闹起来。“哦，是个稚儿呢。”“好哇，好哇。”“伊村，到底是第几个啦？”那个叫伊村的人经大伙一起哄，说道：“长崎，咱们一起到屋子里去吧。”他挽着我的臂膀，把我拉到了橄榄球的活动室。高年级的同学越发闹得凶了，硬是将我和伊村推进了屋子。房里摆满了杂物，没有下脚的空儿。首先闻到一股强烈的，抑或可以称为浓艳的复杂气味。这种气味和柔道部的气味不同，是更加使人感到阴郁或者说令人难以排遣的、十分鲜烈的无常的气味——也不是刚吸过烟，一直使我烦恼的本色的烟味，而是类似那种富于假想的气味。他们让我坐在破桌子旁边的一张坏了的椅子上，伊村坐在我的身边。他的椅子比我的结实得多，可是每当他一动身子，就发出悦耳的咯吱咯吱声。听到这响声，我就感到他的体重直接压到我的身上了。天气已经冷了，伊村还穿着裸露着膝盖的运动服，脸上和胸间尚未消退的汗水闪着光亮。大家拿我和伊村两个当话题谈了好一阵子。伊村一边抽烟，一边颇有兴致地听任大伙嘲谑。看他的态度，仿佛早已没有我这么一个人了。大凡抽烟的人，只想到自己一个。我不时望望伊村肥肥的臂膀，在众人面前极力装出一副幼稚的样子。我高声大笑，连自己也出乎意外，我觉得浑身发冷。

过了一会儿，大伙说笑够了，伊村便用他那干哑的嗓音谈起今天训练应注意的事项。于是，大家又恢复了少年所特有的认真的神情。我闭眼倾听伊村的声音，又睁眼看看他粗大手指间逐渐变短的烟头。我突然一阵憋闷起来。

“伊村同学。”我喊了一声，大伙一起朝我看着我。我拼命叫道：“给我一支烟。”——高年级同学哄堂大笑。他们中还有很多人没有抽烟。“了不起，了不起！”“这小子真行，不愧是伊村的稚儿啊！”伊村一双浓密的流线形的眉毛，这时微微歪斜了，他爽利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来。“真的能吸吗？”他说着，把烟递给我。虽然我一时很难说得明白，但是眼下我所期望回答伊村的完全是别一种东西，应该说，我把一切都抵押在这个唯一正确的答案上了。我的不同寻常的决心，还有促成这种决心的异样的憋闷，都只是在这一期待之下产生的。然而，更大的意义不正在于难以解决的焦躁之中吗？那就是希求通过这个回答，尽快决定我今后的生存方式。对此，我已经无力回首顾盼了。我像一只言语不通的羊，只能直直盯着饲主的眼睛，哭诉心中最大的悲哀。我茫然望着伊村——对一切都觉得厌烦。

可是，如今，我不得不继续抽下去。结果，我呛得喘不出气来，眼泪直流。我强忍涌上心头的一阵阵恶心，坚持继续抽烟。这时，后脑仿佛被浇了凉水。透过泪光，我看到室内异样地明丽，高年级同学欢笑的面孔，犹如戈雅^①版画里怪里怪气的人物。他们的笑容里已经失去了刚才的明朗。欢笑的涟漪一经收敛，一种沉滞、伤

^① 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 (1746—1828)，西班牙画家，作品有铜版组画《奇想集》、《卖牛奶的姑娘》和《唐·霍塞·庇欧·莫利那》等。